



Karl Marx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 与实践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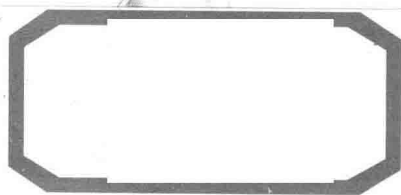
袁杰 著

MAKESI

RENDE JIEFANG LILUN YU SHIJIAN YANJIU



人民出版社



Karl Marx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 与实践研究

袁杰 著

MAKESI

RENDE JIEFANG LILUN YU SHIJIAN YANJIU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 娜

封面设计：周方亚

版式设计：杜维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与实践研究 / 袁杰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
ISBN 978-7-01-017792-2

I. ①马… II. ①袁…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2002 号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与实践研究

MAKESI RENDE JIEFANG LILUN YU SHIJIAN YANJIU

袁杰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1.25

字数：275 千字

ISBN 978-7-01-017792-2 定价：6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作者简介

袁杰，1970年生，河南信阳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洛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洛阳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首届“四个一批”理论人才，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主持并完成《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艺术研究》《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研究》等多项省部级以上课题，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等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被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和共青团河南省委等单位联合授予“优秀辅导教师”、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和河南省教育厅联合授予“优秀共产党员”和“文明教师”、中共洛阳市委宣传部授予“优秀理论宣讲专家”、洛阳师范学院授予“优秀教师”等称号。

实现人的解放，通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马克思的毕生追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劳动理论，不仅使“现实的个人”得以确立，为彻底破解人的“斯芬克斯之谜”指明了正确方向，而且为建构人的解放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马克思认为，虽然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但也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种种局限，因而，政治解放只有走向人类解放，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诞生至今，以其科学性与革命性高度统一的理论品质，极大地促进了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实践，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获得了自身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也遭遇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双重挑战。然而，时至今日，人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仍遭受诸多奴役，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远未实现，因此，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

责任编辑 > 郭娜
封面设计 > 周方亚

前 言

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来，的确使世界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重大改变，并且可以预见，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改变还将持续下去。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旨的各种错误定位，导致两大方面问题的出现：在实践层面，使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了许多严重挫折，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也因此受到极大影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的苏东剧变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证；在理论层面，既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与依据，又很难从容应对各种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诘难与挑战。

一个时期以来，无论是萨特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人学空场的指责，抑或是阿尔都塞关于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思想断裂的观点，无不拷问着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旨的正确解答。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旨的错误定位，也注定了任何以此为据的辩解都是牵强附会与苍白无力的，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只能进一步加深理论的混乱，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上会进一步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反之，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旨的准确把握则不仅会使一切与之有关的理论问题迎刃而解，而且还会在实践上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并与时俱进地开显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魅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严密而科学的理论体系，必然存在一个一以贯之的宗旨，用以统摄其诸多方面的理论内容，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严密性与科学性的明证，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与活力之源。而欲对马克思主义宗旨进行精准定位，就必须到马克思本人的原初理论中去找寻才能最具说服力。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本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旨问题，分析并总结了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基本内容，论证了实现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宗旨，并借此达到这样几个目的：

第一，以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确证马克思主义的宗旨，澄清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旨的各种错误理解，以利于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使之更为有效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第二，厘清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基本内容，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以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对于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研究与发展。

第三，阐明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在走向实践中的丰富与发展，阐释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在当今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并在正确回应这些挑战的基础上开显出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当代生机与活力。

第四，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是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阿基米德点”，因此，通过论证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之间的关系，阐述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人的被奴役与人的解放	001
一、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立足点	001
二、人和人的被奴役	016
三、自由的哲学与哲学的自由	031
四、解放之于人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046
第二章 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论	062
一、科学的劳动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基石	062
二、科学的劳动概念是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与唯物史观的交汇点	080
三、马克思的消灭资本与实现劳动解放理论	096
第三章 马克思的政治解放理论	109
一、政治解放的含义与背景	109
二、政治解放的成果	118
三、政治解放的局限性	126

第四章 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	137
一、人类解放的含义与背景	137
二、实现人类解放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143
三、人类解放的一般历史进程	156
四、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实践路径	168
第五章 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	183
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83
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经的三个历史阶段	192
三、人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三个维度	201
第六章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实践与发展	211
一、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在苏联东欧的实践与发展	211
二、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219
三、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在西方的发展	258
第七章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面临的挑战与回应	268
一、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面临的实践挑战	268
二、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面临的理论挑战	277
三、对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挑战的回应	294
结 论	313
参考文献	317
后 记	332

第一章 人的被奴役与人的解放

确立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立足点，是厘清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必须澄清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所说的“人”的内涵及其所指。人受到了哪些方面的奴役，才使解放和自由成为必要？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能否成为人追求自身实现解放自由的科学指南？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得到科学的阐释。

一、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立足点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中所指的人，既包括个体层面的“现实的个人”，也包括由“现实的个人”所组成的群体乃至人类。因此，“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立足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首先厘清“现实的个人”的科学内涵。

在源远流长的哲学史中，貌似相互厮杀的不同哲学派别，其实都聚焦于一个共同的永恒主题——人对自身的认识。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以“人是万物的尺度”开启了哲学与人密切关联的先声，此后的历代哲学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予以回应。然而，直到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们对于人的认识还停留于“抽象的人”，因而远未达到科学的程度，如果说李嘉图把人变成帽子，那么，黑格尔则是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虽然“人的抽象”是研究人的必要方式，但是，“抽象的人”毕竟不是科学的人学理论，因此，它必定会被现实的人及其历

史发展的科学所取代。“抽象的人”实质上是思辨唯心主义用“自我意识”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针对这一谬误，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个人”概念，作为他创立科学的人学理论的核心和关键。同时，因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其实就是个体发展的历史，所以，科学的历史观必须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科学研究中产生，如此一来，“现实的个人”概念同唯物史观一起诞生就不是纯粹的巧合或偶然，它实质上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与唯物史观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马克思的人学是唯物史观的人学，人学如果脱离了唯物史观的基础，至多只能达到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归根结底是唯心史观的人学；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人学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如果不以科学的人学理论为前提，就是无主体的历史观，是所谓纯粹历史规律的演绎，归根结底是唯心史观。由此可见，“现实的个人”概念→科学的人学理论→唯物史观，是走出马克思哲学迷宫的“阿莉阿德尼线”。厘定“现实的个人”的科学内涵，既是正确理解并深刻领会马克思人学理论和唯物史观的首要前提，也是整体性地推进马克思哲学深入整体性研究的根本依据。当前，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理论研究成果已经不少，但总体来看却并不明晰，笔者认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现实的个人”具有以下三重意蕴：

（一）“现实的个人”是自己实践活动的产物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说，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就是认识自我，这个目标是众所公认的，从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始终是一切思潮无法撼动的中心和阿基米德点。^①我们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对于自身认识的深化和拓展是推动哲学发展的动力之源，哲学的发展水平又标志着

^① [德]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 页。

人认识自身的深刻程度。但极为吊诡的是，有史以来，人对于自身的认识就存在着难以破解的“斯芬克斯之谜”。对此，卢梭曾大为感叹道，关于人自身的知识，是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的，但又恰恰是最不完备的。^①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哲学家们，一直都没能达到对于实践活动本身的正确认识，因而也不能正确认识到实践活动之于人自我生成的重要意义，更不能正确认识人本身。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对于对象、现实、感性等，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而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样就不能真正理解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所以，这种直观的唯物主义，充其量只能做到对单个人的直观。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人的感性活动的能动的方面，却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例如，黑格尔虽然把对象性的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但是，他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因此，黑格尔把人看作是无对象性和唯灵论的存在物。

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个人”不是上帝的造物，而是通过自己所从事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生成自身。“现实的个人”为了能够维持自身的生存，首先必须进行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即从事劳动，才能拥有“现实生活”。这就意味着，“现实的个人”把自身与动物区别开来主要原因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能否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根据意识、宗教或任何其他把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准，都是以此为基础衍生出来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既是人维持自身生存的生命活动，也是人把自身从动物界超拔出来的根本途径，正是在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人为了

① [法] 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沅译，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62 页。

从自然界中获取维持生命的生活资料，必须使他身体的各个部位运动起来作用于外在的自然界，他在改变自然界的同时也使自身的自然得到改变，并由此生成了“现实的个人”自身不同于一切动物的自然属性。不仅如此，“现实的个人”还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生成了只为人所独有的精神属性，因为思想、观念等各种意识形式的诞生源头，最初直接是与人们的物质活动或交往以及现实生活的语言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所有意识形式一开始就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或者说，从事活动的现实的人们是各种意识形式的生产者，“现实的个人”一经具有精神属性，就从根本上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至此，马克思彻底解开了物质和精神相互缠绕的“死结”，找到了通达唯物史观的正确路径。

“现实的个人”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生成的精神属性，反过来又以能动性赋予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本身，使之根本区别于动物的本能活动。例如，蜘蛛的活动似乎与织工的活动一样，最优秀的建筑师似乎也比不上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然而，即使是最愚笨的建筑师也注定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因为他在建造房屋之前就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有了房屋的想象或观念，即他的劳动结果在出现之前，就已经以想象或观念的形式存在于劳动过程中甚至在此之前，这就意味着，人在使自然物发生改变的同时注入了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又支配着他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活动，他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目的，并能够严格地使他的意志服从于这个目的。无论是蜘蛛、蜜蜂还是其他一切动物都不具备这样的精神属性，因而它们的本能活动无法和“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相比拟。马克思正是以“现实的个人”所独具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使人本身得到了科学的说明：动物的本能活动受制于自然界对于物种的规定性，“现实的个人”则通过能动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对自然界的规定具有超越性。动物只是由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内在规定性进行活动，人不仅能够遵照所有种的尺度自由地从事生产，而且可以把自己的内在

尺度作用于所要改变的对象，实现真善美的统一。“现实的个人”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界限、前提和条件虽然不受自己的任意支配，但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能动性可以使“现实的个人”不断改变或打破这种受动性并推动自身的发展，所以，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发展程度是衡量“现实的个人”自身发展程度的尺度，个人以何种方式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从而生产出他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既表现出他们的生活方式，又决定了他们自己是怎样的。如果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破除了上帝造人的宗教臆说，马克思则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揭示了“现实的个人”自我生成的历史过程。总之，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不仅是“现实的个人”与猿相揖别的具体临界点，而且是推动“现实的个人”实现自我发展的动力之源。

对于“现实的个人”来说，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既是人的一切实践活动赖以产生的基础，又对人的一切实践活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现实的个人”以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为基础，还生成了另一种实践活动——科学文化实践活动，它通过工业确证和展现人的本质力量，所以，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生成的对象，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由科学文化实践活动产生的自然科学，也日益通过工业以实践方式改变着人的生活，向着人的解放目标前进。这时，自然科学就可以挣脱了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即唯心主义的方向，转而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由此，马克思指明了人学的正确发展道路：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以后将彼此包含。正是通过对“现实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个人”的实践活动的科学考察，马克思最终得出“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自己的实践活动的产物”^①的正确结论。

实现人自身的解放是人类世代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也是历代哲学家上下求索的理论目标。但是，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由于寻觅不到通往解放的现实道路，因此，他们的解放理论总是在思想领域中徘徊而不能走进现实。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个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思想既不能依靠自身得以实现，也不能在虚幻的世界里无所依傍地实现“现实的个人”的解放，“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现实的个人”实现自身解放的现实手段，其实就根源于自身所独具的实践活动：“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②由此可见，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实质，是立足于唯物史观并以“现实的个人”的实践活动通达解放途径的科学理论。

（二）“现实的个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虽然都不同程度地觉察到了人与社会之间存在某些关联，并试图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明人，但是，最终都没能正确理清人与社会的真正关系，所以，始终没能形成对于人的本质和本性的正确认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尝试以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说明人的存在的社会性；他却把人变成了“观念”，又把“观念变成了主体”，以致把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歪曲为内在观念的想象活动，这就意味着，在黑格尔那里，人与社会是相互疏离的，他所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的人是脱离社会的非现实性的观念，他所说的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是脱离人的空洞形式。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尽管其立脚点是市民社会，却看不到社会与人有任何实质性的关联，从而导致他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的同时，却没能意识到人的宗教感情是从社会中产生的。他不知道，他所说的人，其实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形式，即使他用“类”来说明人的本质，其实质也是与社会相脱离的一种内在无声的、把所有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因而不具有任何社会现实性。所以，费尔巴哈虽然把人作为他构建哲学理论的出发点，但是，他所指的人并非来自人间，也不存在于任何历史地确定了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而是由神羽化的宗教哲学中的抽象的人，虽然这个人同其他的人也彼此交往，但是他们都是抽象的人。

只有马克思才彻底理清了人与社会的真正关系，从而为科学的人学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个人”虽然来源于自然界并具有自然属性，但是，人的本质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人的胡子、血液或抽象的肉体，而是寓于人的社会特质之中：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谈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否则，自然界就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就不是他与别人相互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就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所以，人并非是抽象的栖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所谓社会，即联合起来的单个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①。甚至当人从事一种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与别人直接联系的活动时，例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从事科学研究活动，人也是社会中的人，这不仅因为他的活动是人的活动，他的活动所需要的一切材料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他的，而且，他通过自身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意识到自己就是社会存在物，他自身的活动就是社会活动。

“现实的个人”是社会的创造者。马克思指出，“社会联系的主体，即人……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①。“现实的个人”的社会联系并非来自某种神秘力量的外在强加，它既源自人自己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又是人自身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因为人的本质就寄寓在人的社会联系中，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我的过程中创造人的社会联系和社会本质。就此而论，社会本质是每一单个人的本质，不是与单个人截然对立的抽象力量；不是由反思产生的，而是根源于人的需要并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产生的，它既是个人积极实现自身存在的直接产物，又决定着个人的生存状态。这里所指的社会联系也就是社会关系，由于“现实的个人”只有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因此，人的社会关系是从人自身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无论是通过劳动生产自己的生命，抑或通过繁殖而生产他人的生命，这两种生命的生产一经开始，就立即产生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就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社会关系对于“现实的个人”而言不是可有可无的赘物，人与人之间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是他们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前提，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不能进行真正的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就不会拥有完全共同的语言一样，所以，人们在生产中既对自然界施加影响，同时又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交往才能进行生产，否则，就不会对自然界施加任何影响，也不会有任何真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页。